

復初齋文集

復初齋文集卷第十五

大興翁方綱撰

門人候官李彥章校刊

繆篆解

作篆必本於六書摹印亦然未有可外於六書以爲印學者也予昔嘗與陸畧士桂未谷宋芝山諸君極言之而今見杭人丁君魯齋傳所作繆篆解始知解者之誤則不得不亟正之矣秦時八體五曰摹印徐楚金曰摹印者屈曲填密秦璽文是也及亡新居攝使甄豐等校文書之部時有六書五曰繆篆藝文志注師古曰繆篆謂其文屈曲纏繞所以摹印章也繆訓臬之十絜也一曰綯繆也从系麥聲武彪切此字本平聲無仄聲也其

謬誤之謬乃去聲从言也證之諸經惟禮記大傳曰一物紕繆注紕繆猶錯也此則別爲一訓釋文曰本作謬也仲尼燕居不能詩於禮繆注繆誤也釋文音謬此二處皆與謬字通同非繆字本音也若漢時定六書之名未有取其借音以謬爲繆者也且如果欲別立一篆法謂與尋常書勢不同則其標目亦當選取嘉名爲新異可喜之詞不當以紕繆錯繆自誣也丁君又謂九疊文綢繆之體乃後代所有漢時無之殊不思秦時八體已有屈曲填密之義所謂屈曲者卽綢繆之謂也豈必疊至九哉故爰書條下徐又釋之曰爰體八觚隨其勢而書之也詳翫隨勢而書之語卽知摹印所以屈曲之故

而繆之云者其字从系爲束絲糾繞之義不待辨而明矣夫印信所以達政令於四方而焉有以錯繆爲詞者哉若今之刻印特篆學之一端耳其或本同而末異者則偶因配合左右上下以就章法以成體勢此自不得不盡以六書繩之蓋所求者合於六書之本旨而已至於隨勢伸縮之變苟有所本於前人者君子弗咎也至如丁氏譏馬伏波不當奏正皋字甚至以唐人倒用司農印之例爲比則可謂悖於理矣丁君又謂摹印者絕人揣摩之謂此於文義尤不可通摹印猶言篆印耳初無別解不必從而曲爲之辭吾因正此一解而凜然於文體學術之攸關世道人心所由繫焉凡立身持行之君

子皆當敬而聽之者也

焦山鼎篆銘考

江南焦山鼎著稱二百餘年矣新城王文簡兄弟爲之詩汪堯峰爲之序朱竹垞爲之跋予少時嘗撰考一卷而未見其真拓也其後門人謝蘊山守鎮江屬其精拓鼎腹字益信予所考石本之非真矣然詳審鼎腹拓本實有訛誤及訪諸遊焦山者知其銅質古澤本非真周時器始悔昔年作此考徒費詞說耳今梁子莒鄰以所藏林吉人書跋冊見示前裝此鼎銘卽焦山寺石本也又竊云石本前後之字冒爲鼎文鼎文旣出重摹非真而荏康莊摹於寺石又加誤焉其釋之者又加誤焉誠

所謂字經三寫烏焉成馬者扣槃捫籥之輩競相傳賞  
以為古蹟可笑之甚者也然而新城王先生詩則已傳  
誦藝林非一日矣先生此詩本亦不當刻入集中蓋先  
生夙不知篆學是以周鼎而曰世次迷夏殷又以敦槃  
之敦誤押本韻當時及門諸弟子豈無一二知文字形  
聲者畏其名位不敢阻諍貽誤後學誠可歎也然既有  
此詩文家之流傳亦不可不詳質之故取予舊所撰考  
稍芟其冗蔓略記於此此鼎不當以焦山鼎名之就呂  
薛著錄之例應題曰無口鼎無口者人名也其上二字  
非世字是無字也

前後凡三見  
摹寫稍異耳

下一字非惠非專只可

闕之就此二字人名則周時本有此鼎其文極古久不

存矣不知何時何人不知篆法者妄摹字形於此重鑄一鼎欲以冒充古物其或嚴嵩妄人聞人贊美而欲得之容有此事西樵阮亭竹垞堯峰諸先生則不當出此也人名下一字是內門二字內門者入廟門也釋僉釋寶皆誤第四行冊下是命非令第二行丙子烝三字尚未敢定第四行冊上或是友字也第五行首是官司二字第五行側上釋頗側下釋弗作皆非也第七行人名上當是鑒勒鑾旂四字第八行丕顯下二字釋詹釋敷釋敬皆非第九行用享於下間勑處是朕字其下一字釋到亦非也凡十行其闕者不啻過半實由重摹之失其原本不可得見也古篆本不能如說文之有定据又

被重鐫者摹形之誤雜以後人意爲揣釋自呂薛王侁  
諸家圖釋以來鍾鼎古銘之文雖未必皆出自古拓原  
蹟而位置皆不致過差未有沿訛沿誤如此鼎者而士  
林顧亟稱以爲古蹟最著之寶如漁洋之詩播於誦說  
林吉人之楷蹟具可珍愛更不得不詳言之慎言之

### 寶齋研山考

朱竹垞集中之米家研山非米老易甘露寺屋基之研  
山也昔江南李後主買一研山徑長尺許前聳三十六  
峰皆大如手指中隔絕澗合計前後凡五十五峰東南  
有飛磴橫出方平可二寸許鑿以爲研其左右則隱引  
兩阜坡陀而鑿研處在中央江南破流轉數士人家



爲米老元章所得元章刻其下述所由來甚詳及米歸  
丹陽老謀菟裘而蘇仲恭學士之弟者才翁孫也號稱  
好事有甘露寺下臨江一古基多羣木蓋晉唐人所居  
時米欲得宅而蘇覲得研於是王彥昭侍郎兄弟與登  
北固共爲之和會蘇米竟相易米居號海岳菴者是也  
研山歸蘇氏其後入宋禁中此事見於避暑漫鈔鐵圍  
山叢談秋宜集岳氏法書贊語皆相合觀其稱米得宅  
而蘇得研是中間二寸許鑿爲研無疑也今所見竹垞  
家之研山則中間初無鑿爲研處且前後僅六峰而絕  
無所謂三十六峰合前後五十五峰者且又無所謂元  
章刻於其下詳述其由來者其非易海岳庵之石明矣

惟以陶南村輟耕錄證之則圖與說悉合而輟耕錄所載元章自作記初無易海岳庵之說其詞曰右此石是南唐寶石久爲吾齋研山今被道祖易去中美舊有詩云研山不易見移得小翠峰潤色衰書几隱約煙朦朧巖巖自有古獨立高崧龍安知無雲霞造化與天通立壁照春野當有千丈松崎嶇浮波瀾偃仰蟠蛟龍蕭蕭生風雨儼若山林中塵夢忽不到觸目萬慮空公家富奇石不許常人同研山出層碧崢嶸實天工淋漓山上泉滴瀝助毫端揮成驚世文立意皆逢原江南秋色起風遠洞庭寬往往入佳趣揮灑出妙言願公珍此石莫與衆同肩何必嵩少隱可藏爲地仙今每誦此詩必懷

此石余亦有作云研山不復見哦詩徒嘆息唯有玉蟾  
蜍向余頻淚滴此石一入渠手不得再見每同交友往  
觀亦不出視紹彭公真忍人也余今筆想成圖彷彿在  
目從此吾齋秀氣尤不復泯矣崇寧元年八月望米芾  
書余二十年前嘉興吳仲圭爲畫圖錢塘吳孟思書文  
後攜至吳興燬於兵偶因清暇默懷往事漫記於此此  
陶南村所記與所繪圖並驗之則竹垞集注所引歸田  
集語無不符合曰此石流傳所爲秀水朱文恪公所藏  
長七寸八分高低凡六峰其右之第一峰截然突起微  
類筍形頂有竅穴曰玉筍峰第二峰曰方壇下瘦上廣  
方平瑩潔故壇名焉一小峰附其下中一峰高四寸餘

聳峙峭拔勢若卷旗曰華蓋峰稍下爲月崑圓竇相通  
似人力而實非人力也其左之第一峰斜連坡陀後漫  
前俯第二峰隆崇離立高不及三寸有數十仞之象亦  
有小竇嵌空其第三峰則與華蓋峰相連而岡阜樸野  
曰經緯者是也龍池在其下滴水少許經旬不竭下洞  
在方壇之趾上洞據華蓋之麓米襄陽云下洞三折可  
通上洞予嘗神遊其間頃以物探之則格而不通注以  
水則流出下洞知果曲折相通也其色墨而有光巔岬  
峩嶸無斧鑿痕望之蒼翠欲滴疑有草樹蓊鬱襄陽所  
謂不假雕琢渾然天成者也按此與輟耕錄之文極其  
肖矣子自壬辰歲門人謝蘊山出守鎮江託其訪此石

并覓好手與海岳庵共寫爲圖訖未得遂後晤吳門陸  
謹庭知有所藏邵瓜疇畫海岳庵圖諾爲摹本至今年  
春謹庭始以所摹寄來適友人又以孫雪居所臨海岳  
庵卷來予倩兩峰羅君並摹爲軸而恰得見此研山亦  
一異也予乃合諸書攷之始知研石有二皆出於南唐  
歸於米老寶晉齋而一爲薛紹彭道祖所易一爲蘇仲  
恭之弟以庵基相易二石判然不可強合是以鐵圍山  
叢談云米老有二石是其明徵也其與蘇氏相易者歸  
宋內府後又歸於天台戴運使覺民至元朝又歸元大  
都太乙崇福宮張真人今則久不見於著錄不知其何  
存矣其與薛氏相易者至前明歸於新安許文穆又歸

秀水朱文恪至 國朝康熙戊辰猶在朱氏是年春漁  
洋於古藤書屋觀之至庚午秋爲作七言古詩附以絕  
句寄竹垞謂儻有好手仿梅花道人重作一圖當以吾  
輩倡和詩附其後蓋此圖亦不果作然吳仲圭爲圖者  
實卽此石居易錄亦云米氏研山上有寶晉齋三篆字  
及米氏印驗之此石果合信漁洋此語不誤也惟香祖  
筆記一條云南唐李主硯山後歸米元章米與蘇仲恭  
學士家易北固甘露寺海岳庵地宜和入御府予從朱  
文恪曾孫檢討彝尊京邸見之真奇物也檢討請予賦  
詩旣爲作長句又題一絕句云南唐寶石刼灰餘長與  
幽人伴著書青峭數峰無恙在不須淚滴玉蟾蜍後六

年復入京師則研山又爲崑山徐司寇購去矣今又十五年不知尙藏徐氏否按漁洋七言古詩並不言其爲蘇氏易海岳庵事卽其絕句云青峭數峰用南唐書語亦正切此高下六峰而非所謂五十五峰之石明矣所謂淚滴蟾蜍者本於米詩亦因此龍池洞竇水而云耳故其詩又有滴瀝助毫端揮灑出妙言之句皆因研山之滴水言之非指石中鑿研而言是輟耕及漁洋所稱皆確是此石無疑而何以漁洋誤牽合甘露寺易屋基之事蓋漁洋未詳考米氏原有二石偶見宋人說部輒以彼石傳會此石致令後人相傳此卽甘露相易之石深可笑也且漁洋或偶然失考尙不足怪而竹垞先生

精於考據其家世相傳之奇石何至漫不加審而其詩亦云以之易園廬勝絕臨江關則是竹垞亦不知米氏有二石若非今日予爲剖析明白則必將有因諸書不相符合而疑爲僞者予又嘗見米老硯山詩帖云山硯雲時抱奩書客不傳北窻多異氣正對淨名天後有岳倦翁贊云壺嶺九華瑩是一枚則是彼石而非此石是山硯亦可名爲硯山而此研山不得名爲山硯尤所當分別觀者也昨日觀於兩峰觀音庵寓舍坐客竟有執諸書之語而疑其贋者予乃借此石至蘇米齋爲之考辨如此觀者可以釋然弗惑矣然此石雖非甘露所易而同爲米老齋中奇物又與海岳庵圖摹本同在蘇米



齋中相伴十日子爲覓兩峰作圖以補仲圭之蹟又邀諸君爲詩以踵王朱諸前輩之遺韻米老有知當亦擊節快賞於九霞空洞中耳乾隆庚戌秋九月二十五日

研山橫運七寸八分蓋自右而左止此過此更左則轉側也其前方折其背圓轉

書墨子

漢書藝文志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宇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及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此班氏蓋本於劉歆七略之文也此言墨家者流而日出於茅屋采椽出於養三老五更則非言其流也言其原也言其原則所謂不別親疏者卽其流然則墨子之學其承流者邪

抑後來所傳墨子之學又承墨之流者邪漢志所云蔽  
者爲之其卽墨翟耶抑墨翟之徒耶孟子以墨與楊並  
論則孟子所見必非但守其原而未入其流者也以孟  
子所見已是墨之極弊則七略所謂蔽者非至漢世而  
始見其蔽又無疑也今之學者讀孟子而尙治墨子之  
書者其自外於聖人之徒又無疑也雖其書今尙存觀  
之亦若自成一家之言而究與聖賢之道大異則又無  
疑也近日江南省有翰林孫星衍者鋟梓墨子之書予  
舊嘗見其書而不欲有其刻本也有生員汪中者則公  
然爲墨子撰序自言能治墨子且敢言孟子之言兼愛  
無父爲誣墨子此則又名教之罪人又無疑也昔翰林

蔣士銓掌教於揚州汪中以女子之嫁往送之門是何門爲問蔣不能答因銜之言於學使者欲置汪中劣等吾嘗笑蔣之不學也今見汪中治墨子之言則當時褫其生員衣頂固法所宜矣汪中者昔嘗與子論金石頗該洽猶是嗜學士也其所撰他條亦尙無甚大舛戾或今姑以此準折焉不名之曰生員以當襍草第稱曰墨者汪中庶得其平也乎然而夷之憮然以後則已身嚮正學矣所以孟門弟子尙許之尙惜之書曰墨者夷之若汪中豈其能當此稱哉

韓子以儒墨並稱而以墨爲佛家恐亦未得其實耳

息廬題辭

顧南雅侍讀以息名廬屬題其壁蓋將有歸志焉夫息

非止息之謂易曰嚮晦入燕息詩曰燕燕居息學記曰  
息焉遊焉此其義一也居息燕息卽滋息之息也至人  
之息以踵息卽生也是以貞下起元也至誠無息君子  
自強不息則以息爲止息者此正當合觀也不息乃滋  
息也昔張樛察爲息心銘但舉其一義耳南雅才富而  
氣醇當必有得於此竊願靜而會之固而存之斯廬也  
乃眞愛吾廬矣

兕觥辨

明常熟趙文毅所藏兕觥上有許文穆八分書贈銘萬  
歷五年文毅劾張江陵杖謫時事也櫝刻篆云三忠口  
澤其旁八分書 國朝錢塘章息廬吉士記云趙傳門

人黃端伯黃傳門人陳潛夫兩賢皆殉國難余陳壻也  
謹受而藏之爲之記而朱竹垞兕觥歌爲何少卿賦云  
神羊一角詎有雙流傳旣久歸婁江張公以之遺弟子  
敢諫吾公趙公似近人注竹垞詩者謂同時何章二家  
皆有此觥疑必有一贗者矣方綱按何藟音元英秀水  
人順治十二年進士康熙七年由戶部郎中授御史補  
鴻臚少卿竹垞賦此詩在康熙十六年丁巳章息廬藻  
功康熙四十二年選庶吉士今攷息廬集中有藏兕觥  
記云先賢贈友衣鉢非誣卽外姑界予梧捲斯在而其  
送傳座主歸西川兼以兕觥志別序云黃海岸先生義  
重君臣捐軀殉國陳元倩先生出偕妻妾攜手沉淵彼

其師友相承旣死而名留犀角此乃婦翁所賜雖生而命等鴻毛詳此二篇一云外姑昇柩一云婦翁所賜是其所稱婦翁者特陳潛夫之後裔而非卽潛夫之壻無疑者矣章息廬以此觥贈西川傅公傅公之後又不知幾許流傳而歸於今顏氏雖無明文可考然息廬跋傅座主雪堂詩集云戊戌春殘恭迎馬帳戊戌是康熙五十七年上距竹垞爲何藹音賦詩時又四十餘年矣合前後諸公詩文情事綜而計之蓋趙文毅傳之黃端伯黃端伯傳之陳潛夫潛夫旣殉難後又三十餘年而是觥轉入婁江張氏又歸於秀水何氏至其後復歸於陳氏之子孫乃又歸於章氏章氏以贈西川傅氏傅氏之

後不知何年轉入顏氏由黃陳付授以後百餘年間是  
觥往來蹤跡大致如此則是觥之在何氏與其在章氏  
並不同時而朱章兩家詩文各紀所聞遂至判然若二  
物者其實黃陳上距趙文毅杖謫時六十年而何少卿  
下距息廬又四十餘年中間付受之緒特未能一一具  
載於諸公詩文耳竹垞詩猶云曾在張何家息廬記猶  
云曾在黃陳家二集皆未具述歲月惡可疑也竹垞詩  
流傳既久之句特亦渾溯之詞而予覈計之中間必有  
復歸於陳之事故爲之考辨其概如此曲阜顏衡齋拓  
其文來屬題故爲錄竹垞詩於冊而系以鄙作焉

記清流關

乾隆己亥七月二十九日宿滁之大柳驛明日早飯驛南珠龍橋橋之東南則清流關也顧祖禹方輿紀要云清流關在滁州西南二十里南唐置關於此五代周顯德三年唐將皇甫暉等自定遠退屯清流關周主命趙匡胤襲之暉等陳於山下方與前鋒戰匡胤引兵出山後暉等大驚走入滁州欲斷橋自守匡胤麾兵涉水徑抵城下暉等出戰擒之遂克滁州而王明清揮塵後錄云太祖用趙韓王計提孤軍乘月夜銜枚取道於清流關側蘆子北浮西礮入自北門直擣郡治皇甫暉方坐帳中燕勞將士養銳待戰倉皇聞變不測師之多寡躍其愛馬千里電奔東郊太祖及於河梁一劍揮之人馬



俱墜橋下暉遂就擒姚鳳以其衆解甲請降自此盡取淮南之地据此則宋太祖之擒暉鳳自在滁州東門外而其以周師破南唐兵之全局則在清流關歐陽子豐樂亭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句與下句求暉鳳就擒之所義雖貫而文各相屬近時詩人如朱錫鬯查夏重輩槩以爲擒暉鳳於關下此誤讀歐文而失其事實也大柳驛東南距滁尚六十里則清流關在滁之西北無疑當以江南通志所載清流關在州西北二十五里爲據而志又云宋太祖生擒暉鳳於此亦因讀歐記而誤也清流山名清流河出焉流入於滁河此關所由名也其山一曰關山方輿紀要亦云山在州西北而關之不得

云在西南明矣信乎輿地之書非親至其地不可臆斷也

同學二首贈魚門別

予與魚門交一十三年而魚門假歸江南思所以贈吾魚門者當於所同學之事言之因舉平日所欲言者爲文二首非敢云規也顧以予爲魚門交甚深無令他日有人謂吾二人別後始爲異說也蓋舍此二篇所言則吾二人無不同者矣亦見吾二人不欺其素而已

綿莊之易予未嘗見也然比應承陽位陰位互卦變卦之類一舉而空之則無是理也夫雜物撰德同功異位聖人固自言之豈若言春秋之例者出自後儒乎故

曰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且剛柔之應上下之應聖人又皆已明言之安有可以後人傳會爲疑者耶魚門又謂近時爲漢學者曰不知數無以知來此或者之偏辭耳易之理正從數見之此當云不知數無以明理也數又可別觀耶

今日言詩不可仿效新城明矣然亦不可議新城也若海寧查氏之詩繼王朱而起則有餘遽言駕之則未也且詩以道性情讀查詩則機械日出矣讀王詩則和平可幾矣以聖門學詩之道言之未知當孰取也初白之妙則至矣但惜未深厚耳有謂東坡已開其流弊者慎勿以知言許之

同學一首贈顧南雅使滇南

翰林前後輩以同學稱予於程魚門吳穀人南歸皆有  
此作魚門則爲其家綿莊易春秋之學穀人則專論詩  
今於南雅奉使亦效此作者兼爲洪介亭也介亭吾門  
人專力於詩而所恃畏友南雅一人而已然尙憾南雅  
不能專力於古人也南雅骨高而氣定能到古人者也  
旣以試優等晉秩矣宜及此暇日與介亭悉力於此而  
適有遠行北地送昌穀所謂余實惓惓者也前數年間  
尚有吳蘭雪劉芙初在京師予送樂蓮裳詩述當代文  
彥屈指顧宋洪吳劉今皆南去惟芷灣在耳芷灣才力  
之富度越諸子而其專力古人之時更少介亭時來吾

齋落落數子不獲與俱吾衰老更誰語所欲語者惟是  
以上自風騷漢魏旨格下逮宋元以來流別一舉而衷  
諸杜法耳樂蓮裳金手山每手訊以此縷縷相質心之  
精微口不能言每對客伸紙默寫古人匠意之作就其  
肌理筋脉指說一二及乎覓得佳題各有興到處輒如  
舟不泊岸隨風引去昔放翁贈杜敬叔謂舟車鞍馬間  
處處皆詩髓也敬叔官桂林鐫此蹟於龍隱岩壁吾嘗  
謂放翁此語不知是江山登眺時得之抑於焚香默坐  
得之圖塞里學士翰林前輩也見予粵東諸稿笑曰諸  
生矮几苦思時子乃茗榻長吟毋乃犯造物忌乎書此  
以似滇南學使何如

同學一首送別吳穀人

翰林侍讀吳君之歸杭也予竊慕顏仲之相贈處而不敢貌爲王曾之交也蓋君在翰林二十餘年來所與切劘爲詩者相知莫深於予然知其詩甚深而將別之贈言甚淺心弗安也予之望君以少陵而他人之知君者目以樊榭故曰知君者莫深於予也夫以樊榭目君者一隅之見耳然樊榭之精詣至矣詩亦豈必學杜豈必盛唐哉樊榭一生精力多在南宋而以鐵厓樂府神趣行之夫鐵厓在元人中不及道園遠甚今以樊榭之精詣壹似可迫道園而其實與鐵厓較量已露單窘之狀者則何也詩家之韻味與攷訂家之研覈途不同也乃

樊榭復有文集以及遼史所撫城東所記院畫所編勤  
且博矣且詩之韻味又覺絕時流而反若微露單窘者  
無他也仍於杜未深耳夫以李何輩之具體似杜與樊  
榭之逕不由杜則誰勝曰樊榭勝矣如是而又病其未  
深於杜者何也曰杜非貌視之謂也若以樊榭之韻味  
兼鐵厓之神趣不必與杜離而不得不離也不必與杜  
合而不容不合也吾誰與獨與義山山谷而已義山以  
移宮換羽爲學杜是真杜也山谷以逆筆爲學杜是真  
杜也然而義山山谷何嘗自謂學杜哉今之讀杜者鑿  
求之則妄執守之則泥是非深徹乎三百篇以下變通  
之故者不可以讀杜亦非深歷乎宋元以來諸家之利

病者不可以學杜蓋篇成之後渾然不覺也要在聽之於未發聲之初求之於未著色之始則得之矣故曰劖山者先觀纔跡發矢者兼聽弦聲此不傳之祕也語云良工不示人以璞此對衆人言耳若良工之遇良工示以璞又何傷君應笑而許我否

仿同學一首爲樂生別

樂生蓮裳將之揚州子爲題扇一詩曰分判量黍尺浩蕩馳古今蓋言詩之意盡在是矣而生以集序爲屬尙未喻吾言乎故仿介甫之別子固復爲文以贈之夫所謂分判黍尺者肌理針線之謂也遺山之論詩曰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此不欲明言針線也少



陵則曰美人細意熨貼平裁縫減盡針線迹善哉乎究  
言之長言之又何嘗不明言針線與白香山曰鬪石破  
山先觀鑿迹發矢中的兼聽弦聲而昌黎曰將軍欲以  
巧伏人盤馬關弓故不發然則巧力之外條理寓焉矣  
昔李何之徒空言格調至漁洋乃言神韻格調神韻皆  
無可著手也予故不得不近而指之曰肌理少陵曰肌  
理細膩骨月勻此蓋系於骨與月之間而審乎人與天  
之合微乎艱哉智勇俱無所施則惟玩味古人之爲要  
矣姜白石云求與古人合不如求與古人離求與古人  
離不若不求與古人離而不能不離不求與古人合而  
不能不合邦江千里之遙儻得魚鴈時通每有緘盡不

寫寒溫不事虛獎但就近所日得者研訂古人之深以  
自量失得毫釐之界庶不負同學臨別語也予近手定  
復初齋集凡吾同年同館諸賢所爲序譽以杜韓蘇黃  
諸家者皆不敢存而獨載吾老友陸鎮堂髫年共几切  
磋數語擬寫於卷前以代序此意亦欲與吾同學共之

贈李蘭卿歸福建序

昔虞道園送閩憲李公告以仲素愿中之正學今蘭卿  
以弱齡官薇省於其歸也旣勉以樸學攷訂又於古文  
詩期以沉博典則蓋其歸里後卽來趨職祕省以實學  
踐諸實用矣閩中故多碩學邇者如伊墨卿陳恭甫皆  
時時來吾齋賞析攷證蓋欲切磋植行植學之要必以

精研經訓爲急不爲空談也況於早登甲科負一時文  
譽如吾蘭卿者耶今子之歸也墨卿恭甫皆尙遲北來  
之期晨夕晤言時道鄙懷矣無庸更贈言矣然竊有二  
言曰博綜訓故曰勿畔程朱兼斯二義也庶可以贈子  
之南歸歟

書別次語留示西江諸生

九月九日諸生餞予於北蘭寺歸飯於蘊山蘇潭之鴻  
雪軒與習之論諸經漢學宋學之不同愚意專守宋學  
者固非矣專鶩漢學者亦未爲得也至於通漢宋之郵  
者又須細商之蓋漢宋之學有可通者有不可通者以  
名物器數爲案而以義理斷之此漢宋之可通者也彼

此各一是非吾從而執其兩用其一則慎之又慎矣且一經之義與某經相經緯者此經之義與他經相出入者執此以爲安之彼而又不安也則不能不強古人以從我者有矣是日語未旣輒卽席次蘊山韻爲詩明日辛敬堂來予與言諸經如某家傳人所時肄者然猶或不備敬堂因舉資州李氏易集解并及於書傳會選愚亦舉睂州杜氏春秋會義以質之然於墨守之處析疑之方非一語所能賅也諸生旣各爲文以贈予因書此爲諸生別

建初銅尺考

乾隆壬辰夏得建初尺拓本卽孔東塘作記者也後二

十年予按試曲阜於孔氏借此尺用紫檀木仿作之今漢陽葉東卿復於阮侍郎齋借此尺用洋銅仿作則視予昔所作木尺更爲準式東卿以其一贈予旣爲記於尺側而適得吳槎客所寄周尺訂譌之文可補東塘記考辨所未備矣康熙二十六年曲阜孔尙任東塘於江都閱義行家得此尺有銘云慮虎銅尺建初六年八月十五日造字在篆隸之間東塘撰漢銅尺記周尺考周尺辨三篇蓋因此建初尺併可以得周尺之概也予昔得見此尺以新莽時貨布度之與漢書食貨志所載尺寸悉合又以烏傷王氏硯記所載未央諸瓦尺寸與此較之亦無不合予門人錢經亨撰周尺辨一篇亦詔以

大泉五十及建武二年貨泉范對較建初銅尺悉合又與朱載堉律呂新說所繪漢泉尺無異因史志所云周尺劉歆銅斛尺建武銅尺荀勗晉前尺及高若訥漢泉尺司馬溫公家周尺皆與此尺同而古今一切尺俱可攷定矣然槩客所訂東塘之文與東塘所考辨之周尺本皆起於隋志而今所以能知此建初銅尺卽劉歆銅斛尺者則以新莽時貨布數品皆具在也新莽之貨布卽劉歆銅斛尺也隋志十五等尺其第一等曰周尺曰王莽時劉歆銅斛尺曰後漢建武銅尺曰晉泰始十年荀勗律尺爲晉前尺曰祖沖之所傳銅尺梁武鍾律緯云祖沖之所傳銅尺其銘曰晉泰始十年中書考古器

揆校今尺所較古法有七品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呂  
玉律三曰西京銅望臬四曰金錯望臬五曰銅斛六曰  
古錢七曰建武銅尺姑洗微強西京望臬微弱其餘與  
此尺同此尺者最新尺也苟最新尺卽晉前尺隋志本  
之以校諸代尺者則此建初銅尺與周尺劉歆銅斛尺  
建武銅尺晉前尺皆同無疑者矣昔與桂未谷顏衡齋  
共品所集古今尺冊未谷慨然曰許祭酒鄭司農尙不  
能斷定周尺沈冠雲乃据秦熹家欸識所摹以定周官  
分田制祿之法然歟攷古者或以乘或以指或以錢或  
以蠶絲馬尾法雖殊而均不能無失卽如今之依建初  
尺造木尺者每有強弱分毫之失豈其易乎蓋建初銅

尺在曲阜已久近時嗜古者往往依仿作之而皆有微  
差卽以拓本紙墨輕重與裝潢厚薄皆勢所不能齊也  
惟漢志謂銅之至精不爲寒暑燥濕變易爲信而可傳  
耳建初至今千四百三十年而始得東卿葉子更選洋  
銅爲之較闕里所藏原尺絲髮不差有此乃得以攷定  
古器裨益往傳傳諸藝林洵足以繼劉歆荀勗之所作  
也豈僅以資博物廣見聞已哉

附記銅尺考後

昔與坤一同賦建初銅尺愚詩以周尺十寸八分二說  
並存蓋用王制鄭注語也坤一笑曰何必以八寸一說  
並存哉真好古之癖耳蓋坤一每以考訂爲厭故其言



如此今則以此考示諸同學且爲之詩乃有事主周以八寸爲尺者及進而叩之乃亦不過據許氏說文蔡氏獨斷遂真以爲周時八寸爲一尺矣此則不得不詳說之蔡氏獨斷曰夏以十有三月爲正以十寸爲尺殷以十有二月爲正以九寸爲尺周以十有一月爲正以八寸爲尺此語甚明白何可誤會也夫所謂夏以十三月爲正者卽今建寅孟春正月也試問今之孟春正月可名之曰十有三月乎夫所謂九寸爲尺八寸爲尺者卽同斯義耳說文云咫八寸周尺也亦是言周時尺其長僅如此耳非果以八寸名爲周尺也班氏律歷志卽劉歆三統歷之文也而其說曰周衰官失孔子陳後王之

法曰謹權量審法度至元始中劉歆等典領條奏言之最詳故刪其僞辭取正義著於篇此所謂刪僞辭者卽王制鄭注所謂六國時變亂法度者也由康成上溯六國時之變亂法度由班孟堅上溯元始中通知鐘律諸人之異辭故必衷諸聖言審法度以立則也若改殷人九寸之尺爲八寸之尺則何庸定審乎正以後來傳說或有紛歧所以謂之審也其後來何時悞因周尺短於前尺致有八寸爲尺之說卽鄭亦不能詳言其時其人矣故王制鄭注曰周制未之聞也而班氏作律歷志旣推本周初審法度文於元始中諸家之說刪而正之故其志曰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

度審矣此則審之詳義審之正義而所謂周衰官失所謂六國變亂一切置焉勿問可矣許氏說文蔡氏獨斷猶存九寸八寸之說是則約撮其尺樣大體言之而非果謂殷以九寸爲一尺周以八寸爲一尺也卽以今得建初銅尺準之凡漢志所載泉刀貨幣尺寸泉志所載泉范尺寸無不脗合者皆是以十寸爲尺非以八寸爲尺卽劉歆銅斛尺卽周尺皆可得而定矣而奚可誤會許蔡之說以亂之哉

書宜興李氏三忠事蹟

昔與宜興李積圃先生時共論文於吾里張晴溪吏部齋晴溪言積圃先生有殉節者數人欲共筆之惜未得

其詳也今又四十餘年而先生之子廣來以所輯三忠  
事蹟來示則明兵部侍郎肇高雷廉瓊羅巡撫武舟公  
用櫛監軍道我貽公來兄弟先後抗拒王師死其大父  
行江西道監察御史廷實公願以謀誅孫可望與吳毓  
等同死有自作絕命詞今安隆北關有石勒十八先生  
成仁處者也侍郎隻身赴任死於靈山勞氏園池監軍  
死於德慶爲之傳者猶以未得並邀贈卹三致慨焉然  
三君子者當事不可爲之際奮死不顧惟欲就其心所  
安而已其名垂於後世非所欲也昔聖人論斷殷之仁  
人不曰忠而曰仁卽此志事也慶來爲侍郎元孫合諸  
家傳地志摹其像攷其歲時證其同異以表之又其族

子邑諸生三岡以其友凌御史駟守睢州死遂棄家長  
往莫知所終而用楫子焞徒步萬九千里屢頻於死竟  
獲父柩以歸其妹幼字丁氏旣而道梗不得依歸矢志  
不他適附錄於後皆可傳也予旣得備讀事蹟不敢效  
題者飾以藻詞爰撫實書其卷尾

復初齋文集卷十六

侯官門人李彥章校刊

跋左傳補注

右趙東山左傳補注十卷通志堂板本尙有闕脫當訪求舊本補之東山春秋之功尤深於左氏傳此所補注蓋於經傳所繫皆極斟酌出之非僅若後來補注者專以釋左氏文句典訓之爲功也東山治春秋其取益蓋本於黃氏澤而亦參用啖趙陸葉諸家之說至若陳止齋左傳章旨之書久湮不傳惟賴此所引得以粗具其概耳惟是左氏之傳其中有因杜解而反滋疑者亦有當日依經附義非可盡以後人文義概之者又在乎善

讀經傳者知所體會焉爾

書春秋師說後

趙東山於春秋深矣其一曰存策書之大體其二曰假筆削以行權是二者該治經之大凡矣東山之書本於師承則師說三卷其本也黃楚望氏之言曰易與以行權則卽東山屬辭假筆削以行權之義也東山屬辭排比數十百條其果皆有當於聖人歟其精於治是經既博且勤則前古所未有也然其以筆削爲行權行權云者出於師說則不可不辨朱子注孟子固曰二百四十年南面之權權字實本於此然則朱注權字豈亦有可疑歟若謂朱子注南面之權權字爲可疑則豈將謂孟

子言春秋天子之事事字亦有可疑耶孟子自當云事  
朱子自當云權此事此權卽其義竊取之謂也非言事  
言權不足以稱之也然則何獨於黃楚望趙東山之言  
行權而疑之夫孟子之言春秋一則言其義對上其事  
其文言之也一則言天子之事根上懼字言之也然則  
孟子之言事者懼義之正文也朱注之言權則微偏於  
罪我一邊言之矣趙東山於公羊云則某有罪句辨之  
審矣而於筆削條目特以行權著之則豈非有類於公  
羊氏之云耶吾所以竊疑東山之精且勤此筆削條間  
可不必云行權也抑權之爲言者有權柄之義又有權  
宜之義斯二義雖互通然自是二義朱注所謂南面之



權權柄之權也黃楚望引易與以行權權宜之權也又未知東山屬辭以筆削爲行權者作權宜之權可乎且易繫辭傳與以行權非謂與順以行之也與入也與具也其訓爲順者孫順之孫耳若楚望謂與順以行權則是危行言孫之孫矣楚望亦有易解未知其於與義若何也

書陳芳林校定春秋經傳集解後

吳人陳芳林校定春秋傳六卷予嘗俾胥鈔之以是正於同年弓父盧學士學士校讐之力最深旣於是書貫串弗遺矣馳書報予曰中有開成石經作某而上下同一文者苦無拓本子有之盍以叅驗諸予乃摘是書之

引唐石經而上一文者凡若干條命僮展碑於壁而  
審觀焉乃陳所謂舍石經作舍者干作士也楹作楹者  
中加人也督作督者目作日也堦作督者月總承而加閤  
也今其寫本上下皆同則鈔胥之又失也然吾以爲凡  
若此者非君子之所必用其心者也將以是爲依六書  
乎則漢熹平石經且弗六書之依而責唐之開成邪且  
必六書之依焉則必胥十三經之文而皆小篆焉然後  
可也隸固已乖矣而何楷之責邪且君子所以必六書  
之是爭者爲其鑒於誼而害於經也苟鑒於誼而害於  
經吾雖殫心罷精以爭之可也若盼盼眊之不可混也  
若支支文之弗可假也若頴頴晉召氏氏之勿可以遷

就也此皆在所必爭者也今以唐人歐虞以來相沿筆迹經生書手無不然矣而矻矻焉一一以正之況實不勝其正之則不如其已也凡所爲校其經傳者校其異同足矣若必其楷之無大戾於六書則宋嘉祐石經酢則醋也泣則埭也哲則哲也書洪範曰哲時煥若然其中亦尙有未盡準於是者至於紹興石經幾於行楷益不足言矣陳氏此書其用力全在開成之石故約舉其不必然者如此

跋張惠言儀禮圖二首

武進張皋文編脩惠言儀禮圖六卷儀徵阮中丞鋟諸木且言編脩尤深於易禮所著周易虞氏義虞氏消息

及此圖皆刊行之徐星伯庶常持以見示予讀之謂其斷制過於自信不能闕疑因與萬載辛生敬堂商訂閱數月矣敬堂駁其不當合明堂路寢爲一事又謂其改楊信齋夾室之說未安敬堂之說足爲今之專已自是者下砭矣亦與予初讀時之意可相證也愚嘗服項平庵謂說禮家取某經以證某經遂執爲定說猶醫家攻補止瀉諸方並投此真治禮經之通患愚是以有纂言而不纂禮之說也楊信齋之圖於治禮經已粗具其端其或實有所据偶附補一二條不則闕之未爲害也必欲改定處處畫一以申爲一己之說儼若造古人堂階目擊其儀者此必不能之事也又所謂周易虞氏義

者亦因此書可以略得其槩近人或嗜高談漢學尙有謂惠棟易述未竟而欲補之者充其弊必至於效惠氏之妄欲刪去繫辭傳富有之謂大業以下四十六字及說卦乾健也以下謂是後師所益者矣惠棟因解易而撰明堂大道之錄張惠言因攷士禮而繪青陽總章之圖愚實不知其意奚取爾

或云鄭氏言明堂與路寢同制盧氏言路寢亦爲此制此皆注家語也獨何以處大戴禮記明堂條內云此天子之路寢也此則非注語言同言亦者比矣豈大戴記不足信乎愚應之曰盧辯注此句下云路寢亦爲此制是盧氏必有見於路寢非卽明堂而後爲此注也若果

明堂卽路寢則必不下此注語矣卽鄭氏謂明堂路寢同制此語亦渾而未析大抵唐以前諸家注釋之言其中實有得自師承足以補經傳者亦有旁稽別籍未詳所出者亦有就文演繹揣測而得者今則一例讀之惡知其某條得於某處乎惜古人不能如後人之詳記若其有所据者一一舉其來處無所据者附以參質如此分別以示後人則何庸歧惑矣居今日而從經傳中擇所從違則此序易禮並舉請卽以易爲喻易惟說卦傳八卦方位必無先天方位之說此則其有關要義者其餘一二名物同異偶有未能剖定之處或於治經要義尙無大害耳

書此跋時一友來見時其人蓋專力漢學者曰名物象數治經所急也子顧謂其同異可無辨乎子應之曰是有說也凡所爲學者窮經以致用而已其實有所据者則不可無辨其實害於義而悖於事者則不可不辨其關係非甚重大而兩俱通者則可以無辨其有所關係而原委難尋者則可以無辨如易田獲三品經不析言某事也如禮大饗有九有四經不析言其分合也詳具於禮記仲尼燕居詭諸若此類得其大旨而闕其細目何害乎至若所關甚鉅而實不能執一家以深攷者則如鄭氏必以禘爲祭天核其實旣於周官大司樂之文無所證據而轉於祭義首節文義有違

許具於禮  
記祭義篇  
於文義有違者卽是於義理有未安於義  
理未安者卽是於義有所不可行者況乎鄭氏又從  
而爲六天之說近人有金榜者撰禮箋傳會演說分  
昊天上帝爲二此其爲害於義理者匪細皆由專執  
漢學者固滯一家之言而不甘於闕疑之所致也故  
曰窮經以致用也苟措諸實事而不可施行而必泥  
執一家之言以爲古說其不爲邪說畔道不止可勿  
戒諸

跋蜀石經殘本

吳郡陳芳林以所藏蜀石經左氏傳殘本寄示是昭公  
二年傳凡三十有五行行或十四字或十五字字視開



成石本差小字體亦略近之伯有之亂句注誤多一字  
餘無異曾宏父石刻鋪敘云益郡石經春秋左氏傳三  
十卷續鐫至十七卷止凡三卷畢工於皇祐元年己丑  
九月望日帥臣樞密直學士京兆郡開國侯田況益州  
路諸州水陸轉運使曹穎叔提點益州路刑獄孫長卿  
暨倅僉皆鐫銜於石成都志又謂公穀田況所刻又云  
詩書三禮不書歲月春秋三傳則皇祐元年訖工宋有  
天下九十九年矣通蜀廣政元年肇始之日凡一百一  
十二禩成之若是其艱也按此則左傳十七卷已前蜀  
所鐫十八卷至三十卷入宋所鐫也然是至宋始畢工  
非宋刻補附也卽以成都志目公穀爲田況刻則左傳

是蜀原刻無疑第其後十三卷成於入宋之日耳至於孟子十二卷方是宋人補刻不得因此而謂蜀石經之左傳亦宋補也又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云蜀石經左氏傳十三卷不缺唐諱及國朝諱而缺祥字當是孟知祥僭位後刊石穀梁傳不缺唐諱蜀諱而缺恆字知刊在眞宗以後意者其田況乎按此條則左傳刊石於唐蜀時尤可證也晁志又云左氏傳不誌何人書詳觀其字畫亦必蜀人所書也又晁氏讀書附志云孟蜀石經爲三傳至皇祐初方畢故公羊傳後書大宋皇祐元年歲次己丑九月辛卯朔十五日乙巳工畢云云然則三傳之畢工直至皇祐時耳非左傳恰畢工於皇祐也第拓

本絕少其在今日真虬甲鳳毛矣芳林精攷內外傳既  
著有成書爲功經訓甚大宜造物以神物異之雖寥寥  
殘字何止球壁視之耶子昔聞芳林得此於蘆遠沈剛  
中氏凡六紙渴思一見而未得遂今按試南昌而芳林  
假守吳城其裝冊適自杭寄來郵以見示爰爲記其概  
於後而系以詩

跋嘉祐石經殘本

宋國子監石經仁宗嘉祐六年篆刻成凡九經爲篆楷  
二體書其篆章友直楊南仲胡恢手蹟也楷用虞永興  
法亦在唐開成石經之上玉海載書人皇姪右屯衛大  
將軍克繼又云楊南仲書其真篆二體則南仲亦作楷

矣石皆沈於黃河惟此數幅僅存朱竹垞經義攷概以  
佚目之未盡然也

周禮春官司尊彝諸臣之所昨也鄭氏注云昨讀爲酢  
陸氏釋文酢才洛反此石經篆作醋說文醋客酌主人  
也从酉昔聲在各切酢醖也从酉乍聲倉故切今俗誤  
以酢爲酬酢之酢又誤以醋爲醬醋之醋徐氏校說文  
時已如此然陸元朗在唐初鄭康成在漢末已相沿作  
酢矣惜嘉祐石經皆不存無由盡取諸經之字一一核  
證之耳

跋宋石經檀弓

嘉慶丁卯河南汴梁城內佛寺碑陰得宋嘉祐石經檀

弓一石縣丞陽湖孫星衡言於大吏移置開封學宮石已極泐此一石凡六層層幾行不可計每行篆楷皆十字上層曾子曰小功不稅節起至下層曾子弔於負夏節從者曰禮與止嘉祐石經篆書多出章友直胡恢楊南仲而玉海以宋石經七十五卷皆屬楊南仲書今就見存者若周禮春官諸臣之所昨篆作醋頗爲不苟而此檀弓篇於野於寢於門於皆篆作烏投其杖問其疾其皆作箕此則誤矣此卷必非章楊胡諸臣所自爲也而其正書亦不比周官正楷得虞永興筆意矣朱竹垞經義攷於嘉祐石經概言已佚是不知今尙存此殘石也若使此諸經篆楷具在亦當如洪氏隸釋略區分某

經筆迹以資攷訂或冀他日尙有似此檀弓一石續出者謹識此以俟之

跋大中祥符泰山碑

右宋大中祥符元年登泰山謝天書述二聖功德之銘真宗御撰御書中有云尊賢尙德下武後刑此句下武字正用大雅下武維周語也蓋商周之天下皆以征誅得之商人大禘之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而其篇首冠以濬哲維商長發其祥至於周雅則曰下武維周世有哲王其義一也不特不鋪敘武功而已不特如商頌言濬哲發祥而已乃曰周豈尙武者哉下武者維周也是卽偃武脩文之謂也毛鄭之徒以武訓繼失其義矣

慨自唐人詩說正義釋文而外惟成伯瑜一編僅存中  
間豈無發明經義足以匡毛鄭而啟後儒者觀此石刻  
則北宋時猶有此解而至朱子作集傳時已莫能攷也  
真宗是碑本無可取獨此一語有足與經義相證者故  
具述之

書金壇段氏漢讀攷

治經之道其最宜慎者闕疑也其最不宜蹈者改字也  
盱江李氏曰鄭康成未嘗改字此後人重康成之勤於  
諸經不欲以改字目之也然而孔氏詩疏云毛傳未嘗  
改字此一語卽以顯白鄭之改字矣蓋當東漢時師承  
旣非一家傳寫亦非一本其間豈無措拄須臾比者是

以鄭君注釋時閒或有所訂正實亦出於不得已也今  
金壇段氏乃爲之發例一曰讀若二曰讀爲讀曰三曰  
當爲不知鄭君昔時果森然起例若斯歟抑鄭未有例  
而段氏代爲舉例歟以愚淺見竊嘗爲鄭君諸經之注  
計之蓋當有三例焉一曰實有所承受於某經師改某  
字爲某也二曰實有親見某本之證據改某字爲某也  
三曰以已意揆字改某爲某也如是分條以授後學則  
得以知所別擇矣鄭君旣無此區別則愚竊自計之竊  
爲同志者計之乃又有三例焉一曰實可改而非改者  
若禮記郊特牲所以交於旦明之義鄭注旦當爲神此  
篆書之誤旦卽神字無可疑者此豈得以改字例之然



若此者頗不概見二曰可存以資攷者則鄭所改雖非其原字而於義皆可通以備互相參質焉爾三曰必不可改而妄改則不可勝舉也偶試舉之若詩斯于篇似續鄭云讀如辰巳午之巳禮記禮運篇其居人也曰養鄭云養當爲義檀弓其慎也鄭云慎當爲引其尤謬者儀禮燕禮聘禮賓爲苟敬此苟字从艸省與从艸者迥別而鄭云苟且之敬小敬也則在東漢時乃有此顯然誤讀之音義乎其亦可怪之甚者矣此皆非今段君所舉之三例云爾也段君之說曰欲以明聖人之道也段君試思今何時乎今之時非猶鄭康成所際師承雜出之時也士生今日上承

欽定諸經義疏炳焉如日中天又下承程朱大儒經義  
明析之後卽或宋諸儒不甚留意古訓故之書偶有未  
及詳核者惟當博綜漢學以融合之豈宜復舉鄭君改  
字之弊以著爲例子吾聞段君熟精於說文形聲之學  
因而詳推形聲以撰此書愚嘗謂鄭康成生於許慎作  
說文後之廿九年蓋不及與南閣祭酒共相研切卽如  
禮經局鉉一條許與鄭必不可合者而段君必欲從而  
合之且鄭君之注實有自撰經者自補經者蓋不能一  
一曲爲之諱今段君旣苦爲分明而於其所謂三例者  
就中又時有齟齬則又爲之說曰讀爲疑作讀如讀若  
疑作當爲昔鄭君禮堂寫經自謂整百家之不齊孰意

千載下又有整鄭君之不齊者良可笑也是以愚意奉  
勸善爲學者當博攷古今諸家而一以勿畔程朱爲職  
志於此等同異審正處隨事隨文權其輕重而平心酌之  
且莫一意高談復古戒嗜異而務闕疑庶稍免於罪悔乎  
書宋槧說文後

宋槧說文小字本三十卷按海虞毛氏展記所刻說文  
後云先君購得說文真本係北宋板嫌其字小以大字  
開雕之此本有毛氏印或疑卽汲古閣刻本之所從出  
然觀其三十卷中漢太尉祭酒許慎之名改許慎爲許  
氏者凡八處則其爲孝宗以後刻本無疑非北宋板本  
矣又其中與汲古閣刻本不同處除一二筆畫之誤是

厠氏之失不在所論至於音訓反切之不同則竟別是  
一本蓋宋板亦非一本而此板本極爲龕疎訛誤之多  
指不勝屈則是宋時坊間麻沙板本毛子晉豈肯據以  
登板如果據以登板又豈至於若是之參差不合耶是  
必非毛氏刻本所從出者也今姑略舉其大意有資參  
攷者數條記於毛本耳

跋何義門手校說文

義門先生手校本大約以小字宋本爲主而參以玉篇  
廣韻集韻韻會類篇及漢書水經注諸書然於繫傳不  
甚詳攷豈先生未見繫傳耶其手記處雖不甚繁言然  
大指已明白使雪坡老人見之可無正僞之作矣蘇泉

編修以所藏此蹟裝褙精善借閱三日而歸之因題於  
卷端其有先生所偶未檢及而方綱以管窺補正者財  
十餘條耳此在義門所校書中最爲簡而賅者

跋廣韻

元無名氏四書辨疑置郵傳命下引江南廣韻置只訓  
安置設立中原廣韻兼訓驛盼字江南廣韻匹覓切中  
原廣韻普患切今張氏本多驛也二字蓋後人誤加也  
張氏本與顧宣人刻本皆元時所謂江南廣韻者是也  
明嘉靖中重編廣韻所據之原本是中原廣韻也

跋宋槧漢隸字原二首

宋嘉定重刻漢隸字原後有記云文正公集并奏議漢

專屬故先舉於前云云子按此說亦非也附字三葉宋本原在卷尾非在卷前今坊間印本偶誤在卷前耳觀宋本卷尾有重刻年月一條可證也張力臣乃據今坊間印本誤以爲在卷前則可見力臣未見宋本而毛氏重刻時失去嘉定年月爲可憾矣

跋隸韻

同里邵武部楚帆以所收舊揚隸韻殘本見示爲卷第七去聲上按其刻當是十卷楚帆自記謂曾於友人齋又見二卷爲第三第八第三卷有華亭張文敏手記蓋文敏僅得其二卷今楚帆復得其一適與之合未知其七落何處矣此揚紙墨俱舊近日隸學最博者無若甬

上萬九沙吳中顧南原皆未嘗見此刻也宋洪文惠嘗著隸韻而其書未成文惠跋費鳳別碑云此碑與前碑並列於吳興校官之壁不知者指此爲碑陰趙氏亦有斯誤据此則洪氏書未出時人皆目此爲碑陰也此碑正作碑陰與洪氏所引語相合又文惠得皇祐癸巳洛陽蘇氏所刻石經辨三體之爲魏刻又云會稽所鐫隸纂亦存三體數十字攷文惠所撰隸釋隸續外有曰纂曰韻者則當時或有隸韻專刻者與洪氏之書名同帖異者也此帖斷三體爲魏亦與洪氏同而所見碑則與洪互相出入其中有某某六碑皆歐趙洪所未見又如孔耽碑後小字非實見善本者不能知之以此論之此

帖不特非洪氏之所刻抑且並非依附洪氏之刻轉摹而成者實是宋時親見漢石本者之所爲也然其中有可議者如脩孔廟後碑不稱韓勅平都侯相蔣君碑刪去相字皆於義未安辛李二君造橋碑刪去二字亦未安又按奉房用切雖自集韻已然而特出奉字單行則始於毛晃增韻其餘反切亦皆紹興以後所改而帖內位于累切于訛作干務亡遇切亡訛作云屢龍遇切龍訛作能順食閏訛作問合此數端驗之當是南宋時坊賈所爲故其採碑不若歐趙洪氏之全而字體亦止粗具形模卽今所見之一卷凡竭三日之力以漢碑數十種逐字相校第以爲舊物而弄藏之可矣



又跋隸韻

嘉慶庚午夏六月始得見揚州新刻隸韻十卷前有劉球進表有其後幅月日而失其前幅之年原是石刻今揚州改鑄爲墨印十卷之書然實皆依其原拓本影摹鑄本非若毛氏汲古閣之刻漢隸字原重覓一書手另寫之也昔洪文惠自序隸釋云旣法其字爲之韻又爲之釋觀此語知文惠於漢隸皆手仿原碑爲之文惠又跋劉氏子隸韻譏其編次疎略又摘其採字之誤舛其稱劉氏子云者蓋若不甚許之之辭以今諦審此刻蓋是南渡後坊賈輩之所爲其前稱表進其卷尾云御前應奉沈亨刊此則正是洪文惠所謂借題以張虛數者

然陳思寶刻叢編何嘗非南宋書賈所爲亦不過集古錄金石錄諸道碑錄等目裒輯成之而其書雖極殘脫今日藏書家珍爲祕本尙不可多得則南宋時書坊市估皆知以博採炫所見聞故劉氏此刻亦以表進裝於前以御前刊書人題識於後雖較諸洪文惠之精心稽古者若稍有間然以洪文惠之手摹漢碑其弟文敏亦稱集錄之難孫甥輩皆不能代爲是以洪氏隸韻迄今未有成帙也而劉氏此書以玉海考之成於淳熙二年尙在文惠增修隸釋之前一歲且在婁氏漢隸字原之前二十餘年其書雖間有訛舛然實是從漢碑原石摹出非若婁氏字原之多取資於劉氏此刻也爾曰南宋

偏安之際北碑拓本未必人皆有之卽偶有一二亦或  
間有紙墨之微與裝治之損其偶有摹失處亦正見其  
出於原碑之不易而在今日洪韻旣未成書則劉氏此  
刻實有資於攷漢隸者之津筏矣近日顧南原氏撰隸  
辨雖名爲糾正字原之誤然實有字原沿此劉刻而顧  
未及知者則豈若此隸韻可借以想像原碑之梗概乎  
況婁氏字原之爲書實多賴此隸韻成之婁氏旣不明  
言又徒於每字下但記碑目之次數後之學者焉能審  
其一一爲出自某碑又豈能一一知其沿劉氏所刻而  
成之中間一則誤於婁氏胥史之手二則又壞於毛氏  
重加寫刻之謬其爲扣槃捫籥貽誤於藝林匪細也予

篋中漢隸拓本殆將百種又手自鈎摹漢隸人所不易多得者又數十種竭兩閱月之力字字櫛比惟求以推明其所以然然後知世所取毛氏汲古閣重刻漢隸字原有此揚州新刻而其書可廢也內凡籤出實有功於稽攷者三十處其可存攷者又數十處其摹誤者百八十四處并寄語揚州秦編修敦夫爲廣印數十百部售之坊肆遍資學人攷核補洪以訂婁是言隸學者一大快幸耳

跋負暄野錄

右陳樞負暄野錄二卷後有題云陳樞與范石湖張子湖姜白石同時然此內有嘉定己卯則其人至寧宗末

蓋是其晚年筆也唐文宗年諱大和是大小之大從來  
史傳文集多誤作太和此作大和可據以裨攷證又云  
洪丞相隸釋載元壽中鄆縣碑按鄆縣五官碑宋淳熙  
隸韻有之洪氏隸釋實無此碑豈此君所見是洪文惠  
初藁而後來刪去歟此亦足備攷也

書盧抱經刻顏氏家訓注本後

同年盧弓父學士以其友趙君所注顏氏家訓校正精  
槧其益人神智頗有出宋本上者然如第六卷內詔下  
沈校宋本空格此云沈氏不空鰕字注作鰕此云作鰕  
則疑弓父所見沈校宋本者特偶見一鈔本而非原本  
耳沈氏攷證二十三條自爲一卷而盧刻皆散置文句

之下雖於學者繙閱較便然愚謂古書當仍其舊式卽如沈氏攷證內孟子曰圖景失形一條盧刻竟刪去之雖於義無害然古書之面目竟不存矣又沈跋前一紙係於末一行緊貼跋語書朝奉郎知台州軍州事沈揆又前一行通判軍州事管鉞又前一行添差通判樓鑰皆又低一格書之又再前又低一格則教授判官推官叅軍其最前最低格書者則鄉貢進士周學正林憲同校凡九人前七行皆總書同校後二行則曰監刊又曰同校此同校乃是鈐木時之覆校耳愚攷宋時牒後系衙皆自後而前官尊者在後卑者在前此其式也以今所傳影宋槧本如說文卷末雍熙三年進狀後徐鉉在

句中正前其牒尾平章事李昉在叅知政事呂蒙正辛仲甫之前又如羣經音辨載寶元二年牒後平章事二人亦在最前也必宜依其原樣末尾一行緊貼跋語書之乃可依次自後而前讀之耳今盧本將沈跋另刻於前紙而又自起一紙題曰宋本校刊名銜則疑於自前而後者殊乖其式矣乃先曰同校次曰校刊又次以七人同校則最前之同校二字爲不可通矣昔弓父校李雁湖王荊公詩注將其卷尾所謂補注者皆移置於本詩之下及予攷其補注乃別是臨川曾景建所爲非出雁湖之手以語弓父弓父始追悔而已無及矣今校閱此書故縷縷及之以爲古書刊式不可更動之戒沈揆

字虞卿見桑澤卿蘭亭攷錢遵王讀書敏求記云沈君  
讐勘此書當時爲宋人名筆繕寫精妙古香襲人者也  
米谷進士從其友某君家借觀是影寫宋槧之本前後  
有汲古毛氏諸印子因得轉假詳校一遍附識於此

### 跋班馬字類

婁氏蓋精於漢學者然此書於字之原委猶未分析也  
如顏注之類所宜核正者非一而皆不論何也恐亦隨  
手撮記之冊子未暇整比者耳愚近撰兩漢金石記於  
婁氏字原頗加擴撫而於此書亦宜有所訂正輒欲附  
作一小卷於拙撰之末以備攷證云迴思曩日僦居瑠  
瑯廐北苔甍破屋篝燈孜孜綴拾兩漢字義今三



十有六年矣丁未九月爲雒君文學校此書因題於卷  
跋宋槧三輔黃圖

宋槧三輔黃圖六卷撫州州學刻本前有紹興癸酉左  
迪功郎州學教授苗昌言題詞按杜牧之寄小姪阿宜  
詩云家集二百編多是撫州寫又岳倦翁九經三傳沿  
革例云紹興初僅取刻板於江南諸州與潭撫閩蜀諸  
本互爲異同今以家塾所藏潭州舊本撫州舊本參訂  
蓋唐朱撫州刊寫之精如杜岳二家所說則邈乎遠矣  
茲於按試西江得披攬雒君所藏是書因題於卷後

跋寶刻類編

寶刻類編以書人編次爲卷不著撰人名氏曩僅以其

稱瑞州知是宋理宗後所撰今按其書實小變陳思之  
例以便檢閱旣以名臣編卷又每及於書家筆法評語  
是蓋南宋末書坊賈人之所爲也攷證之學至南宋益  
加審細故其時坊客亦多勤求博採取資學人之用如  
經籍則有纂圖互注重言重意諸刻金石則有隸韻之  
編陳思寶刻叢編旣多傳寫之訛此書實攷訂金石家  
所賴以取證爾